

上海绅士的情怀

SHANGHAI GENTLEMAN

在老派男人的情怀里，
旧时的生活是悠闲的、雅致的，
举手投足间流露出贵族的气息。
无论处于何种生活状态，
他们总是保持着一种绅士的风度和心境。

文/米米 摄影/ Eric Yu



孙霄冰先生

著名书画家、鉴赏家及摄影师，现任加拿大东方艺术研究院院长、加拿大安大略省中国美术会顾问。

就是一个“老克勒”

“上海的变化实在太大了。”孙霄冰先生，这位从加拿大远道而至的著名海派国画大师，端起一盅清茶，看着酒店27楼外的万家灯火感慨万千。他自言出国太久，上海话已经不似从前利落，然而对于海派生活的情感，却依然随着他的记忆渗透在笔墨里。

1954年，孙霄冰出生在上海静安，但现在凭窗而望，那个曾经路幽人静的童年福地，已然消失在时光中；但那时生活对他的影响，却是刻骨铭心的。孙霄冰的外公，曾是解放前上海银行界的理事长，家里还经营过好几个钱庄。“童年的生活算得上富庶，那时候全上海只有两辆英国阿斯顿·马丁轿车，其中就有一辆是我舅舅的。”孙先生说，父亲毕业自复旦大学历史系，但在研修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，也很洋派，喜欢派对和跳舞；而母亲是中文系的毕业生，在她的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女性温婉贤良的特质。“我的父母是非常典型的严父慈母，对我的教育却是传统与洋派的双重文化熏陶。或许，这也是我能成为一名艺术家的最重要原因。”在上世纪70年代

那段物质条件非常艰苦的岁月里，父亲也依然会买上几个面包，让他带着去看展览。“那时候，面包也是奢侈品啊！”孙先生说，“对那段岁月，我更多的是感激的心情。它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，我的生活也从那时候起被改变了。”

“文革”结束后不久，孙先生东渡扶桑，在日本继续学习和钻研绘画。日本特有的“名牌”文化让他的“老克勒”情怀继续发挥。“日本是个非常注重名牌的国家，在那里住了很多年，所以我们的生活也不知不觉受到了浸染，很注重品牌。”但是孙先生表示，“即便名牌店林立，但我最常去的地方却是老牌的定制名店‘英国屋’，那里的面料都是从英国特别订购的，而我的衬衫、领带、西装等也都是在那里定制的。”孙先生说，父亲那时候的上海滩，男士常常要跑去如今的南京东路定制西装，因为欧洲人在那里经营西服店，衣料也都是从英国进口的，常常一两黄金只能定做两套西服。不过，孙先生也坦言，自己再回到日本的时候，发现那些定制店的生意已经越来越难做了，“毕竟，像我这样老派风尚的人越来越少了。”

- 01 以苏黎世双塔教堂旁边的丘陵小镇上的小路为题材创作的作品——雨中的小街。
- 02 孙先生应 SWISSOTEL SHANGHAI 的邀请，以苏黎世大教堂为中心的作品——双峰渺渺青山小。



“我就是个传统的海派画家”

应 SWISSOTEL SHANGHAI 的邀请，孙先生夫妇特意去了瑞士的苏黎世，进行写生创作，并为酒店创作 15 幅作品用于慈善拍卖。如今，已经完成了两幅山水画作。“我擅长山水花鸟，但苏黎世是个建筑很多的城市，所以也是一个挑战。”不过，孙先生说，自己这次依然以国画的风骨画欧洲建筑，并且均以中国意境题名，显得别有异域风趣。第一幅以苏黎世大教堂为中心的作品，孙先生将画作命名为“双峰渺渺青山小”，壮丽的双塔教堂意寓为双峰，题目来源于宋朝王洙的《蝶恋花》“独上高楼云渺渺，天涯一点青山小”；另一幅作品，画的是在苏黎世双塔教堂旁边的丘陵小镇上的小路，小路名为：Schlosser-Gasse，孙先生赋名“雨中的小街”，若不是中间的一抹红，尤其是那盏欧式的街灯，看上去真像极了中国的江南小镇，颇有戴望舒《雨巷》的意境，而画末的闲章“五岳外有他山尊”则出自杜甫的《木皮岭》。孙先生说，现在的艺术界弥漫着抽象的风潮，很多的作品名为现代，其实却是毫无根据的创作。“创作，讲究含蓄并收，但不意味着毫无意义。”

少时，孙先生就跟随中国雕塑大师张充任先生学习西画色彩雕塑，后师承海派多位中国书画大师专攻书画篆刻，也曾得到享有国际盛誉的中国一流书画名家谢稚柳、唐云的指点，遍临古本，这一切都奠定了孙先生创作上的坚实基础。孙先生有个笔名，叫做“石人”，他说自己最为推崇的就是清朝时候的石涛、石溪几位石姓的书画大家，而石头又有坚贞的意义。“在我年少习画的时候，我的老师曾对我下了一句评语‘传统中又带着调皮’。”孙先生说自己一直记着这句话。他在画艺中的品格亦是如此，他欣赏笔贯中西、洋为中用的大师张大千，对于当代的一些过于强调概念而忽视了绘画本源的作品，抱以质疑的态度：“不论如何泼彩或者抽象，总会墨分五色，画轴打开一个头，便可见古法支撑出一个画卷。”他便是这样，秉承着传统的精神，但是那一点的调皮便是无时无刻的变革与创新。“即使是专攻中国画，也同样需要吸收各种文化的精髓，这样才能推陈创新，别具一格。”孙先生说，如今的世界，诱惑太多，而真正的绘画创作需要持之以恒，要有不为外界所迷惑的耐心。如今，孙先生的作品成为很多国际名流的收藏，加拿大总督吴冰枝女士、日本前首相、香港陈方安生的母亲方绍麟女士、加拿大上议院著名华裔女议员利德蕙女士都收藏有他的作品。

只羡鸳鸯不羡仙

“从此红袖添香，眷属疑仙。”在中国男人的骨子里，这样的人生才是锦上添花的。内心里极为老派的孙先生，在感情上也是如此。从当年在日本的相识到如今相伴相依几十载，不论身处何方，夫妻俩总是一起出现在大家的面前。因为爱情，同样出身世家的太太如今不仅放弃了自己设计师的身份，还担任起孙先生的“总管”来——每个去过孙先生家的人，都会惊讶于他的画室的纤尘不染；而在他泼墨作画的时候，砚台边总有太太 Lisa 在为他默默研墨；在他痴迷阅读、凝神思考时，总会有适时的热牛奶出现在案头；涉及到经济方面，Lisa 还是他的经纪人；如今，他们依然如同青年情侣一般会去唱卡拉 OK，一起去逛街，一起去看艺术展，或者携手旅行。

其实，并非患难才见真情，平淡的生活能坚持如一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。一起走过岁月，孙先生说如今他们很少争吵，因为已经足够了解对方：“我们总是互相体谅，这是一种人生的修养。”孙先生告诉我们，和睦的婚姻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，但在衣食无忧的基础上，男女双方的修养就特别重要。“关于这一点，我很感激我的父母。他们宽广的胸襟，从小就影响着我，让我懂得珍惜生活里的点点滴滴。”虽然已经年过半百，

但这对夫妇依然保持着对世界的热情和好奇心，朋友圈的年龄层跨度也很大。不久前，他们还邀请了几十位朋友到自己家里开 PARTY。“我还刻录了很多流行音乐的 CD，开车的时候可以听。”孙先生说夫妻两人如今最喜欢的一首歌叫《车站》，有着淡淡的哀伤情绪蔓延，“可能是身为艺术家的关系，比较容易动情，一些伤感的内容，常常让我想起了当年刚离开家乡和父母亲人时的寂寞与乡愁。”说着，他便和太太哼起了这首歌：“火车已经进车站，我的心里有悲伤，汽笛声已渐渐响，亲爱的人要分散……”

孙先生夫妇在加拿大有着一个带有前后大花园的宅第，他特别花大价钱买了很多太湖石布置在花园中，小径里铺上了青石板，竖起矮小的青石舍灯，还有前后花园石垒的喷水池，以及种类丰富的常青植物，一派东方式庭院的宁静风貌。有一夜，雪落了 20 公分厚，矮小舍灯的微光照映着泛青的雪色，光圈之外立着积雪的松柏和无人的座椅，那景美得让人无言。“可惜由于加拿大气候的关系，花园里无法种竹。”孙先生说，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，那杯竹下清茶总是中国人无法释怀的生活情结。

孙先生夫妇在加拿大的带有前后大花园的宅第



My Choice 我的甄选

旅行目的地：日本

精致优雅的地方总是对老派绅士的胃口。一般游客都比较喜欢京都，因为那里的古迹比较多，像大阪、名古屋等地，文化厚重有积淀，但是，我们夫妻比较喜欢东京。我觉得，日本的东京和京都，就像中国的上海和北京。京都关西，东京关东，我觉得日本人是越往东，性格越开朗，生活也越海派。我是上海老派人，当然喜欢像上海的东京。



座驾：雷克萨斯 SUV RX330

我很喜欢日本车，相比较欧美品牌，日系车在做工、设计上都更加细腻、贴心，最推崇的品牌是雷克萨斯。直到今天，我开的车还是2004年款的雷克萨斯SUV RX330。它的流水线造型看起来非常优雅，内饰豪华而且做工精细。因为我需要经常外出采风写生，这辆SUV功率够大，适合长途行驶，而且这辆车非常适合加拿大的冬天，如果发生雪地打滑的时候，它会自动刹车，很安全。



服饰：PP、ROLEX、DUNHILL、BOSS、Tiffany 等

一个老派的绅士是注意到细节的方方面面的。我很喜欢 Tiffany 的戒指，设计简洁但是构思非常精妙。眼镜，我一般用 Dunhill 或者 Chanel；腕表里，我最中意的品牌是百达翡丽，不过今天戴的是 Rolex OYSTER PERPETUAL DATE 的一款，因为不喜欢金灿灿的太闪耀，所以我选择了白金款，款式不是很现代很炫目，但低调得相当耐看。

摄影机：尼康

我是世界多个著名摄影团体的会员，包括美国摄影家协会会员（PSA）；加拿大加中摄影协会会员、会士；国际婚纱摄影协会会员，国际专栏新闻摄影家团体硕士（master）成员，曾任加拿大著名摄影协会国际沙龙委员等。

视觉的东西是相通的，所以我很喜欢摄影很正常。以前用胶片机的时候，用的是尼康，从最早的尼康 FM2 到 F3，再到 F4 和 F5，一直都是选择这个牌子。其实，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。我还特别制作了一个摄影网页：<http://my.nphoto.net/johnsunca>，方便和志趣相投者交流。||

